

水滴

王心钢 / 著
SHUI
DI



水滴

王心
钢 / 著

SHUI
DI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水滴 / 王心钢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60-6882-7

I. ①水…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8071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钟永宁
责任编辑：孙虹 黎萍 夏显夫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棱角视觉

书 名	水滴 SHUI D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625 1 插页
字 数	188,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或许每个人都是一粒
有生命的水滴
柔弱而又坚强
水滴石穿不是一句神话
一切努力都会水到渠成

——题 记

目 录

1	第一章	网聊·接访·跳桥秀
19	第二章	相亲·投河·按摩班
41	第三章	教授·培训·尴尬夜
65	第四章	捐款·慕残·摘麦穗
87	第五章	短信·离婚·工伤者
105	第六章	捡钱·收藏·生日夜
125	第七章	偷师·自闭·精神病
141	第八章	追债·失恋·石灰岩
155	第九章	思思·打架·女人花
169	第十章	调解·自杀·星空夜
185	第十一章	彩票·摩的·狗吞月
209	第十二章	唱K·求爱·脑瘫儿
227	第十三章	现身·相知·三角铁
251	第十四章	苏醒·结婚·白血病
277	第十五章	喜宴·洪水·失踪者
294		后记
297		平等与渴望（代跋）

第一章 网聊·接访·跳桥秀

夜晚，牛腩嚷着要从清河大桥跳下来时，曹一木正与“感时花溅泪”在网上聊天。

曹一木的网名叫“城春草木深”，取自杜甫的《春望》，正好将他姓名暗藏其中。他命里缺木，爷爷给他取名一木，喻意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值得珍惜。而“感时花溅泪”是曹一木在网上认识的美眉，其网名也取自《春望》。“感时花溅泪”说她在QQ上见到同以《春望》诗句做网名的“城春草木深”，忽生兴致与好奇，搭讪了一会，感到“城春草木深”幽默诙谐，便把他加为好友。从此，两人一来一去，从陌生到熟悉，每晚都要在网上聊上几句。偶尔谁有事不能上网，都要向对方事先留个言请个假。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多，两人的称呼也做了简化，他叫她“花泪”，她叫他“草木”，听起来亲切许多。

曹一木所在的城市叫青州，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一条细长的清河绕城而过，像一只纤长的玉手抱着个粗大的陶罐漂浮在淡淡的青雾中。山城经济欠发达，市民的生活悠闲散漫。曹一木在残联上班，业余喜欢写点东西，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爱叫他曹作家，也不知是褒是贬。

曹一木的代步车是一辆深蓝色的残疾人电动三轮车。他原先有一辆烧黑色柴油的残疾人机动三轮车，打火时“突突突”地像开手扶拖拉机，熟悉时的人一听到那“突突突”的声音就知道曹一木到了。上个月，曹一木得了5000元稿费，便决定“低碳”一回，把残旧的“黑坦克”换成电动三轮车。那是辆可进出电梯的电动三轮车，小巧轻盈，骑行灵活，带手摇装置，有倒车功能，可助力行驶，免去万一没电的后顾之忧。曹一木爱不释手，给爱车取名为“蓝精灵”。

自从在QQ上认识“花泪”后，曹一木就爱发一些奇谈怪论。“花泪”好脾气，耐心地等待他打出一段长长的文字尽其胡侃。知道他是作家后，她也笑他，你是不是写小说写多了连聊天也当文章来写？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文字也不嫌累得慌。曹一木嘿嘿地笑着：人家写文章只是“豆腐块”，我可是一写就是“一板豆腐”，好多赚点稿费。“花泪”说：你这是无病呻吟牙痛乱哼哼。曹一木笑曰：是也非也。哥哥我写的不是帖子，而是寂寞。

曹一木在市残联办公室具体负责信访和残疾人专门协会工作。领导说你是残疾人又是残疾人干部，以双重身份接待来上访的残疾人，既合适又有说服力。曹一木想起“以夷制夷”四字，一时无语。青州市郊有座青云寺，传说六祖慧能曾在此闭关顿悟。曹一木每次陪朋友到青云寺游玩，都要在弥勒佛面前站一站。他有点理解佛祖为什么要把这头陀放在寺前笑哈哈地接客，实在是人世间欲望太多痛苦太多穷于应付，读读弥勒佛

两边挂的一副对联就能洞观其心境：

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信心时用何物供养

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试问这头陀，得意处有什么来由

曹一木想，要是我有弥勒佛这样的好心情就阿弥陀佛了。这不，今天上午11点半左右，一个高颧骨黄斑脸的中年女子拖着一条残腿来敲曹一木办公室的门。她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满脸尘土，身上发白的工作服被汗水沁透了一大块，沁出点点盐斑。曹一木忙请她坐下，倒了一杯凉白开递上。女子表达有些障碍，絮絮叨叨地说了10分钟，曹一木这才弄明白其来意。

女子叫刘小兰，小时候因小儿麻痹症落下右腿残疾，她在一家棉纺厂下岗后很难再找到工作。刘小兰的老公9年前就没了，留下两个孩子由她独自拉扯大。两个孩子中，老大是男孩，今年高考成绩很好，被北方大学录取；老二是女孩，患有唐氏综合症（又称先天愚性），12岁的孩子只有3岁的智力。昨晚，正为儿子上大学学费发愁的刘小兰，忽然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本地新闻，说有老板愿意捐钱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她像是在深井里摸索了很久忽然见到一点亮光。电视节目一晃而过，这亮光究竟在哪却不得而知。于是，她今天早早起来四处打听，先是到青州电视台，电视台说资助读书的事应该找团市委，那里

有希望工程；团市委说，你是下岗工人，应找工会；工会说，你是女工，应到妇联；妇联说，读书的事，应该找教育局；教育局说，你经济困难可申请低保，找民政局吧；民政局看了眼她瘸着腿说，你是残疾人，快去找残联。刘小兰没到过市残联，打听了很多单位，才有一个摩的司机把她送到残联。刘小兰越说越伤心越说越激动，她早上7点多出门，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城市，这才找到残联。她说跑了这么多单位，只有残联才有人请她坐给她一杯水喝愿意听她说话。

一张笑脸，一声请坐，一杯开水，这本是待人接物起码的礼节。曹一木听着刘小兰的哭诉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站起来给刘小兰的杯里续了点水，委婉而带些无奈地解释说：刘姐，你如此身体，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真是不容易。可你儿子是健全人，按照政策，残联只对考上大中专院校的残疾学生有一定的资助，但对于残疾人的子女上大学，目前暂没有这方面的资助政策。你还得从别处想想办法。

看着刘小兰期待的目光渐渐暗了下来，曹一木于心不忍，说：这样吧，你的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试着帮你多方联系一下，看有没有热心人帮帮你，行吗？刘小兰像在溺水中抓到一根稻草，连连说：曹同志，你是好人一定要帮帮我啊！曹一木感到身上有点沉甸甸的。

眼看已是中午12点半了，曹一木要到饭堂给刘小兰打一盆饭，刘小兰摆手说：不用了，女儿一个人在家，我要回家做午饭了。曹一木送她到楼梯口，她拖着瘸拐的右腿正要沿着楼梯

俯身而下，曹一木挥手拦住：这里是8楼，坐电梯吧。刘小兰有些不好意思：我是走上来的。我没坐过电梯，心里有点怕。别怕，我送你下去。曹一木等电梯门开后，把她扶进去。不到十秒钟，“嘟”的一声，电梯就到了一楼。刘小兰欣喜地说：真是快啊。看着刘小兰一拐一拐地走出大门，曹一木心里不知是啥滋味。

曹一木在网上告诉“花泪”，刘小兰所找的6个部门分别在城市的东南西北在不同的办公大楼不同的楼层，唯一相同之处都有电梯。从刘小兰不敢坐电梯之举，意味着她一个上午所找的6个部门都是靠扶着残腿一拐一拐地爬上又一拐一拐地爬下。这其中哪怕有个人给她打个电话教她坐一回电梯，她也就少走多少冤枉路少爬多少楼啊！

“花泪”回话道：现在的人都太自我太缺乏换位思考。你是残疾人又在做残疾人工作，自然感同身受。但我想，你天天面对残疾人，泪眼看泪人，岂不是超痛苦？要换了我，我可受不了。

曹一木听了一愕，心里像被触到什么不由得感慨起来：花泪，我当初也受不了这些，心里十分纠结，后来慢慢地习惯了也就想明白了。正因为这特殊的双重身份，我与残疾人情感同构，和他们好沟通些，也能理解健全人的一些“大意与粗心”。其实，自有人类出现，就有残疾人。有的人先天生下来就成了残疾人，有的人则是因为疾病、事故、战争等后天因素成了残疾人。由此，人除了有男人女人穷人富人之分外，还多了一种

分类，那就是健全人和残疾人，这本是无可奈何无法选择之事。一个人最为痛苦的，不是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成不了名，而是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没了或功能丧失了，成了残疾人。正因为如此，健全人天生有一种优越感，在他们眼里，残疾人是“怜悯、痛苦、弱者”的代名词，与生俱来就带着一种原罪，莫名地遭轻视歧视甚至鄙视。殊不知，健全人与残疾人只隔着一张纸，就像天才和疯子只隔着一张纸一样，二者是很容易转变的。残疾，其实是人的另一半世界，有隐性的也有显性的，一些人是生理上的残疾，一些人是精神上的残疾。健全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归根结底也是对待自己的态度。

草木，你这样说，让我明白了一些。当人类拥有先进的工具和武器能征服一切后，他在地球上就不再有天敌，从此，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因而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拼搏排斥厮杀，为名为利劳心劳力，苦得不亦乐乎。很少有人居安思危，思考在名利后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健康人的生命。人一旦失去健康失去了生命，就像电脑突然失去电源，再美丽的图像再复杂的程序霎时间全部化为虚有。

花泪，你说得真好。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能洞若观火，看穿人的表象。他在《道德经》上写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译成大白话就是，缤纷的色彩使人眼睛昏花，变幻的音响使人耳朵发聋，丰腴的美食使人口味败坏，驰骋打猎令人心意狂荡，珍奇财宝令人行为不轨。在我看来，人无论是否残

疾，都是活生生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珍惜。说到对生命的尊重，我喜欢老子的另外几句话：夫大王亶父，可望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意思是说，大王亶父可以说是最能看重生命的了。能够珍视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也不会贪恋俸养而伤害身体，即使贫贱同样也不会追逐私利而拘累形躯。

“花泪”：啧啧，真服了你。想不到你掉起书袋来，也一套一套的。

曹一木：马虎马虎，彼此彼此。

曹一木原本把金钱看得很淡，但刘小兰的到来忽然让他感到有钱真好，如果自己有大把大把的钱，就可以慷慨地帮助像刘小兰那样贫困的残疾人。有时看着他们带着无奈空洞的眼神到残联求助，他心里特难受。残疾人没有工作找不到钱，就意味着失去自信失去尊严。然而，当天下午，牛腩的出现，又让曹一木的想法有所动摇。

眼前的牛腩像一个酒肉和尚，圆溜溜的光脑袋红彤彤的油面孔满嘴喷着酒气，一件已不见颜色的衬衣上扣不搭下扣地半吊着，露出里面一截白白的肚腩。牛腩整条左腿没了，靠一个倒三角木拐杖撑着。他进门放着椅子不坐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啪”的一声把拐杖重重放倒在地上。但凡使用拐杖的残疾人都是视拐杖为自己的腿，每坐下后会小心地把拐杖放好，唯有他例外。曹一木劝道：这里是办公室，你还是坐椅子吧。说着，弯下腰来扶牛腩。谁知牛腩身子特沉，曹一木腿脚也不便，大半天才把他扶起来坐好，随后又把那可怜的拐杖也扶起。

未等问话，牛腩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成一团的体检表乱舞着说：没法活了，没法活了，还不如一死了之！

半年前，曹一木第一次接待牛腩时他也是如此口吻一上来也是要死要活的。当时，曹一木刚负责这信访工作，听说牛腩嚷着要自杀紧张得不得了，生怕他弄出什么大事来，忙好生劝慰。牛腩一下找到了倾诉对象，拉着曹一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大倒特倒苦水。

牛腩原是一个拉煤的货车司机，老婆超漂亮超温柔（这是牛腩的原话），唯一不足就是结婚多年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小两口商量着到福利院抱养了一个模样俊俏的小男孩，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谁知前年冬天，牛腩因酒后驾车酿成重大车祸，不仅把一个路人撞成植物人，自己也失去了一条左腿，最后倾家荡产还不够赔给伤者。从此，牛腩成天借酒消愁，老婆实在受不了，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带着5岁的儿子偷偷跟一个煤老板跑了，再也不见踪影。

曹一木陪着掉了几滴眼泪，送牛腩出门时还塞给他100元。同事们知道后都笑曹一木心太软，因为牛腩像祥林嫂似的已把这故事讲了N遍，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为牛腩的事，残联可出了不少力，与民政部门协商为他办了低保，还资助几千元让他摆个摊卖点日杂，谁知那本钱全让他换酒喝了。同事们讲了牛腩的许多笑话数落了他的许多不是，归根结底一句话：烂泥巴糊不上壁。曹一木不以为然，相信牛腩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因为他有初中文化，也不算太残，扶持一下或许可以振作起来，便把他列为市肢残人协会重点帮扶对象。

那天，曹一木约上肢协的几名负责人提着油啊米的登门来看望牛腩。他们七拐八弯地寻到牛腩的家却是铁将军把门。这

是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瓦面平房，透过没有玻璃的木窗，只见里面废品店似的乱成一团，床上被子不叠蚊帐不挂，床下几只鞋子打着乱卦，一根粗长铁线横穿房间，上面挂着几件不知是洗还是没洗的衣服。靠窗的一角，摆了张歪了一条腿的小圆桌，乱堆着三五个没洗的菜盆饭碗爬满了黑苍蝇。更刺眼的是，桌子下面东倒西歪着十几个空酒瓶，一股股异味熏得人掩鼻。

邻居见几个残疾人来慰问牛腩感到诧异，怪笑着说：今天发饷，牛腩不在家，喂鸡去了。喂鸡？曹一木有些纳闷。那边传来爆笑声：不是喂小鸡，是喂发廊里的“大鸡”。

问了几个人，曹一木这才弄明白，牛腩每月靠200元低保为生，每当发低保那天，他都要到发廊里去泡泡。几个肢协负责人一听，抱怨道：残疾人这么多，怎么能选牛腩这样的人来扶持？曹一木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当晚十二点多，曹一木接到牛腩的电话，那边是断断续续的醉话，试图在解释着自己的荒唐，老婆跑了，大半年没碰女人啦，难道天天“打飞机”不成？低保只解决肚子的温饱，可“小弟弟”的温饱谁解决？曹一木听了他的话恨得直咬牙：你失去左腿丢了老婆孩子是你自作自受，没人欠你的。你有手有脚可以去工作自食其力，将来还可以娶老婆，谁像你拿着低保还嫖的？牛腩一再解释：我没嫖，打打波而已。我实在是太无聊太孤独太痛苦了，如果我有一份工作就不会这样了。

曹一木决定不理他。谁知他经常半夜三更喝醉酒后打来电话，曹一木被吵得不得安生，干脆关掉手机。

虽然是恨铁不成钢，但牛腩毕竟是残疾人。曹一木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便张罗着帮牛腩找工作，先是安排他到电子厂组装电器。可是没干半个月，他因跟管理人员打架，被炒了鱿鱼；随即安排他到一家仓库当门卫，半夜三更他喝得烂醉，仓库门大打开，被老板逮了个正着，当即被开了。折腾了四五次，牛腩工作没好好干，坏名声倒出去了，弄得谁也不敢要他。牛腩每次清醒后又是检讨又是忏悔，甚至还抽自己的嘴巴。曹一木百般无奈，还是原谅了他，看能否到外地给他找份工作。

上个月一家深圳的制药厂来青州招残疾人，牛腩去应聘，面试通过了，只差做个体检就能上班。此时，曹一木见牛腩挥着体检表说没法活了，便猜到体检出了问题。

接过牛腩的体检表一看，他的肝功能果然呈阳性。但曹一木还是好言解释：你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并非乙肝。谁知牛腩像抽风似的又哭又闹：没用的，没用的！药厂明说不要我了。我白白花了几十元体验竟是这种结果。我现在不是一无所有了，我有病毒了。曹一木斥责道：你一个大男人哭什么？体检费我帮你出，工作还可以继续找。别动不动说不想活了！说着，掏出80元钱，递给他。牛腩接过钱，一把塞入口袋，抹着眼泪说：曹哥，你是好人，我不烦你了。请看今晚的《民生900》。再见了，永别了。说完，他挣扎着站起来，拄着拐杖准备出门。

《民生900》是青州电视台的民生新闻节目，每晚9点播出。曹一木听出其话里有话，连劝他不要做傻事，再坐一会儿，工作的事好商量。牛腩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头也不回地出了门。